

怀念一生跟党走父亲张振文

张越军

3月21日,我的父亲、党的忠诚党员、坚强的抗日老战士、《一生跟党走》的作者张振文去世,我失去了一位好父亲,党失去了一位好儿女。父亲生前两袖清风,廉政为民,没有什么财富,但在生前写出革命回忆录《一生跟党走》,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给我们留下了一生跟党走,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的品格和作风,激励我弘扬革命前辈的精神,努力奋进。回想当时的情景,还历历在目。

2007年,父亲80岁高龄时开始写革命回忆录,看到他每天晚上都在灯光下伏案写作时,我心痛地说:爸,你都八十岁了,就不要写了吧?但是,父亲很执着地说:不,我和你妈的一生,是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积极贡献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;我所在的老一辈是一支劲旅,战友所剩不多,我要把这些写出来。就这样,父亲用了4年时间,完成了回忆录的初稿。紧接着,我陪着84岁的老父亲,辗转几千里,到雷州半岛、广西、云南重返他战斗过的地方,寻找他的老战友和革命足迹;到广州、北京拜访他的老上级、老战友及子女收集回忆录资料;飞到沈阳参观“9·18”历史博物馆,到大连参观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,进一步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。然后,又用三年的时间整理,在2014年出版了《一生跟党走》这本书。父亲为写这本书,历时七年,从80岁写到87岁。父亲在这本书上说:我的最大心愿,就是要把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本色传给后一代的党员,希望我们的党,我们的党员,我们的后代必须牢记党的宗旨,接力奋斗。

记得那一年,我陪着84岁的老父亲,回到云南麻栗坡——他战斗过的战场,我扶着他,一步步登上烈士陵园,他抚摸着纪念碑,一个一个地寻找他牺牲的战友。到

中午,吃饭时,他突然含着饭,嚎啕痛哭。看着老泪纵横,痛苦万分的老父亲,我怔住了,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。过了好一会,他泪流满面地,哽咽着问我:你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得来的吗?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信仰吗?我当时扪心自问,我以为我曾经知道,但是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理解得这么深刻,这么震撼!

1943年2月16日,日本鬼子侵占雷州半岛,雷州半岛沦陷。我父亲的家乡,与日军豆蔻楼隔江相望,那时,我父亲15岁,他在南路共产党的教育下,抱着跟着共产党,保家卫国这么一种信仰,参加了抗日游击队。1944年8月9日,父亲参加了南路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抗日武装起义——老马起义,和战友们打响了南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第一枪。

“老马起义”后,父亲参加了老马三次反围剿斗争,保卫山家和合沟、金围、豆蔻等反扫荡阻击战,攻打杨柑等战斗。与日军、伪军、国民党顽军转战于雷州半岛各地,参加夜袭日军遂溪机场袭击战等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两个军围剿南路,妄图剿灭南路共产党、游击队。父亲所在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(也就是老一团)奉南路特委命令,西征突围,在出征前,老一团举行誓师大会,指战员们举起手进行宣誓:“跟着共产党走,革命不胜利决不回家!”就是凭着这样的口号和信仰,他们突破敌人的前堵后追,重重围剿,转战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越南四省两国,发展成为6万多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,最终实现誓言,在1953年3月,解放云南全境后才回到家乡。

父亲在西征十万大山中,参加了贵台、那梭、那良等战斗和攻陷国民党旧军阀恶霸庄园,参与建立大勉革命根据地;1946年跟随老一

团转战越南,在越南参加越南人民民族解放战争,配合越南人民军伏击打败法国“王牌军”,解放了宜安市、海防等城市。1947年10月,父亲转战回国参加解放战争,在广西靖镇地区参加百合攻坚战、弄蓬阻击战、清华遭遇战、攻打英华战、南坑岭伏击战,建立以右江为中心的桂滇黔边革命根据地。1948年9月后参加和取得了马关、拉沟塘、兔董、芹菜塘等战斗的胜利。1949年参加了麻栗坡南油战、西畴湾刀寨遭遇战、天生桥阻击战,两打弥勒湾地霸据点,三打砚山、长岭街二道箐,袭击平远街敌军师部等多次战斗,粉碎了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对滇东南的大围剿战斗。1949年12月参加滇南战役,配合野战军完成对国民党军队钳制和追歼任务。据统计,父亲所在部队滇桂黔边纵队第四支队仅在1948年冬至1950年春,就经历大小战斗76次,先后解放了广南等8座县城,为解放昆明和云南作出了贡献。父亲也由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营级指挥员。

战争是残酷的。老一团800多人誓师出征,牺牲了200余人,才剩下600多人。我父亲的家人6人参加西征,牺牲3人,只有3人回到家乡。但是,父亲说: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,就算享受不到幸福的生活,他们都像钢铁的战士那样,永远保持英雄的本色,永远坚定跟党走、建立新中国,解放全人类的信念!

父亲是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提前入党的。1947年7月11日,当时他18岁。父亲告诉我,那天指导员突然把他叫到身旁,告诉他组织上批准他提前入党,他站在指导员与连长的身旁举手宣誓。他在《一生跟党走》中是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的:入党宣誓的这一刻,我突然深深感受到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份量,感到自



▲2021年7月,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,化州市委老干局给父亲张振文送来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纪念章和“政治生日快乐”的贺卡,图为我和父亲高兴地接受礼物的合影。



▼离休后的父亲(后排右8者)十分关爱祖国下一代的成长,受邀为孩子们讲抗战故事。



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。我想,现在党组织提前为我转正入党,这是为什么?是为了提前让我承担更大的责任。我们入党是为了什么?不是为了享受,不是为了做官,更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带头吃更多的苦,是为了打仗时带头冲锋在前,是为了为党做更多的工作,是为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!我想,什么是共产党员?这就是共产党员!

父亲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。1949年8月下旬,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司令部组成一支20人的敢死队,穿越100多公里的敌人统治区,袭击国民党云南蒙自机场。当时,父亲在司令部任作

战参谋,他知道后请缨出战。父亲说,那时明知是去赴死,但是,为了胜利,我们依然义无反顾,勇往直前!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对信仰的最好解读!

父亲在《一生跟党走》中说,从入党的那天起,我就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我可以自豪地说: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!新中国建立后,父亲参加了清匪肃特,清匪反霸,土改工作,在乡、区、公社、供销、商业、金融、外贸、农林等多个部门任职。父亲无论在什么岗位,什么部门工作,都克己奉公,廉政为民,忠诚党的事业,始终保持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本色!化州市组织部门领导在悼词说:张

振文同志在工作中,一贯坚持原则、大公无私、热爱集体、团结同志、工作积极,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是我们党的好干部,人民的好公仆。在他任职期间,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,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在他离休后,他仍不失革命风范,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,为当地干部群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

父亲离休后十分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,多次参加茂石化公司的少年儿童夏令营活动,讲革命斗争故事,出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活动并作报告。弘扬革命传统,努力发挥余热,身体力行,做到了一生跟党走!

怀念奶奶

华洪月

黄昏时分,我在寂静的校园里走着,孤独抵挡不住思念的诱惑,身体的疲惫增加了心中的郁闷。一声清脆悦耳的童音“奶奶”直渗入我脆弱的内心,我循声望去:一位慈祥的老奶奶脸上堆满了笑容,小心翼翼地牵着一个小孩映入了我的眼帘,看到小女孩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二十三年前,我也有一位非常疼爱我的奶奶。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工作很忙,所以我是从奶奶无微不至的宠爱中长大的。那年我刚刚中师毕业,奶奶就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。那个暑假,我一直沉浸在失去奶奶的悲痛之中。那时的我每个夜里总是听到奶奶温和的声音,当醒来时才知道梦里又见到奶奶像往日一样叫我快点吃饭,吃完饭快去上学……

奶奶一生勤劳、饱经风霜。我的爷爷早年病逝,留下四个儿女让奶奶一个人养育,可是奶奶从来不向困难低头,毅然顽强地挑起生活的重担,把儿女们培育成才。

奶奶虽然没上过学,没有文化,

但是她什么都会做。她平易近人,待人热情和善。奶奶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,时时处处都以身作则,是乡亲们劳动模范,更是我们村里最令人敬佩的一位好人。无论谁家喜事还是白事,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。要是谁路过我们的家门口,都会得到奶奶热情的招待,因而我们家门庭总是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

小时候,我有一位邻居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中年男子叫金胜,不但腿脚不灵便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,而且连右手也是畸形的。无法干粗重的活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少衣缺食的他艰苦地与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。每当他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,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便会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:“痲脚佬,痲脚佬……”那时的我年少不懂事也跟着他们起哄。我看到他充满愤怒的神情,绝望的眼神暗淡无光。他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瘸子,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迈地追赶着我们,我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向他扮鬼脸。由于我那时还很小,很快就被他追上了,他那强大有力的左手就像一把钳子把我牢牢地钳住。

刚刚快乐无比的我被这突如其而来的“劫难”吓得哇哇大哭起来,我的哭声引来了我的奶奶,我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,其他的孩子也停止了奔跑。奶奶把我从金胜的“钳子”中解救出来,只见她满怀歉意地对他说:“对不起,孩子不懂事,我要好好教育他们。”然后又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狠狠地教育着我和其他几个同伴,我们都脸红地低着头接受了奶奶的教育并向金胜道歉。奶奶教我们称呼金胜为“大爹”,不允许我们以后再叫他的外号。从那以后,奶奶还常常让我从家里拿些吃的东西接济大多和他的母亲。我在奶奶的教育下懂得了尊老爱幼,不恃强凌弱,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个充满爱心的人。

时光如水,岁月如梭。每当想起和蔼可亲的奶奶,我便泪流满面。虽然奶奶永远也看不到我的喜怒哀乐了,但是我会托付清风向她倾诉我的心事,希望奶奶能化作一颗颗闪亮的星星,把它写成一首诗——《星星变奏曲》,带给我光明和希望,带给我无穷的快乐!

听母亲讲父亲宰牛的事

郑国雄

那天,村里的老医生汉叔上门来给我的老母亲输液,闲聊中,他突然说起小时候经常到我家来啃牛骨,那时他还穿开裆裤呢,每次听说我父亲宰牛,临睡前必定央求母亲一定要早早叫他起床来我家啃牛骨,那牛骨上残留的肉和牛筋,被我母亲煮得软软的,那是何等的美味啊,每次来,都能啃个饱肚回家。

父亲年轻的时候宰过牛,这事确实听母亲说过,可是啃牛骨能饱肚这不土豪了吗?而且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!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,于是缠着母亲把父亲宰牛的事细细说来。

奶奶去世得早,父亲18岁那年经媒人撮合,娶了同龄的母亲。过了两年,爷爷也与世长辞,父母搜刮所有,仅有的七斗谷用来安葬爷爷之后,家里就一贫如洗了,20岁的父母领着四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如何度日呢?

那个经济萧条的年代,做点小买卖的机会都极少,何况又没有本钱。父亲知道邻村有几个人合伙宰牛,有一天,无计可施的父亲做起了白日梦:“我没有本钱,不知他们肯不肯接收我,如果肯让我帮忙绑牛腿,也不至于饿死啊!”可幸,父亲有

了梦便有行动,他去找了那几个合伙宰牛的人,他们一合计,答应了父亲的请求。

“牛从哪里来,那时有人专门养牛卖吗?”我不懂。

母亲说,当然没有,那时的牛命甚至比人命重要,怎么可能任意宰杀呢!首先要打探清楚哪个村子有老牛,人家生产队同意卖,就交给父亲,父亲牵着牛走几十公里,到邻镇去检验,验明确实是无力耕田的老牛了,就切下一小块牛角,表示通过检验,交上税,才可以牵回来宰杀。老牛有限,几个合伙人虽然答应让父亲加入,但迟迟都没有宰牛的机会。那一年年关将至,家里别说肉,连一粒米都没有,愁啊!父亲说:“如果明天有牛可宰那多好啊!”果然,第二天人家就捎话通知他去宰牛了,谢天谢地,那年过年,一家人不但吃上了米饭,还有牛肚和牛骨。

宰牛是一个体力活,得用四根粗绳分别将四条牛腿绑紧,四个人各握一根粗绳,一齐用力拉,牛便倒地了。把牛宰好收拾干净,把牛肉和牛头皮起上来,挑到圩镇上卖。邻近的几个镇,圩日不同,有一四七、有二五八、有三六九,撞上

哪个圩日就到哪个镇去。牛骨是不卖的,也没人买,几个伙计卸分带回家。

91岁的老母亲依然记得当年那几个合伙人的名字,记得父亲因为走路过多脚蹠都肿了。可生活毕竟是有改善了,每次卖完牛肉,父亲都买回来和盐,偶尔还有蜗肉。父亲吩咐母亲煮蜗肉时要多放些盐,可能要吃好几天呢。

母亲说起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,表情极为平静,仿佛讲的是别人的故事,我的眼睛却湿了。父亲离开我们几年了,他在人间吃过的苦,仿佛是我前世亲历的苦难,回想起来难免心中酸楚,同时我又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。

当年那几个合伙人也魂归天国了吧,他们是泥沼中拉过我们一把的人,一直被母亲记在心里。我的父亲母亲是温厚纯良的人,哪怕自己身陷穷困中,有了吃的也不肯让邻家的孩子饿着。也是父亲忠厚无私的秉性,让镇上的好心人看上了,推荐他去食品站工作,从此生活又翻开新的一页。

是的,苦难终将会有尽头,只要心中有暖,有爱。

父亲,我想您了

车红梅

昨夜,我梦见了父亲,您仁慈的笑容,越来越亲切;您唠唠叨叨的叮咛,越来越清晰;您佝偻的身影,却越来越远。父亲,我想您了!

2020年四月,有一个黑洞,无边又无际。一只青鸟,像褐色的精灵,在天空盘旋。那是我飞走的父亲,我如泣的呼唤,却无法挽留。我的父亲,您可曾听到,我撕心裂肺的呐喊!

曾经,有一片混沌的世界,冷风吹皱了涟漪,一个杂草丛生的山岗,断送了我一辈子的挚爱。父亲,您在里面,我在外边。我的父亲,想您在黑夜里,在晨曦中。

雨夜独徘徊,梦见一艘帆船,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,驶过了奈何桥,黑压压的思绪,用三百多天的时间来回忆。父亲,想您在今夕,在经年。

2020年的春天,您如羽毛般轻飘飘,飘向家乡,飘向您的书房,落在那根熟悉的拐杖上,落在斑斑的岁月中,落在细雨纷飞的青砖瓦房。

今夜,江海辽阔,思绪万千,父亲,您不会再来。您从圣洁中生,回到泥土中去。在我的心

目中,您是修炼千年的圣经,我的父亲。

父亲,您一直迷恋家乡,忠情于教育,日月星辰中,您来了又走,在桃李满天下的校园,一如美丽的时光,您驻足在熟悉的椅子上,书房里。

终于有一天,您独自一人带着不舍和忧伤,选择了离开。一束光,照亮过去,另一束指引未来。我的父亲,您在哪里?在我心里。

今天,站在您头顶之上,我急切地呼唤:父亲,我来了!我来看您了!您看到了么,从去年的四月十六,到今天的三月二十九,我想您,我的父亲。

从家乡到家乡,从远方到远方,从学校到书房,从春天到冬天,一棵生机的莲,盛满想念。父亲,我用余生想您。

父亲,自从您离开家,旧居如故,风骨夜归。没有了您,人间的柴米油盐,失去了烟火味,从此,更少了许多的香甜。

逝去的时光,一去不复返。在三月,在四月,在曾经里,在记忆中。在墓志铭上,您把孩子的

理想,高高举起。

岁月如梭!命运的无常,灰烬的燃烧,蝴蝶在复活,水淌过江,这是故人的归途,爱的轮回。再有寒雨,微风又吹,父亲已寂寂。

暮春时节,打开生命的辽阔与苍茫,您在群山里,我在落日下。春天是美丽的,日落黄昏,四月的哭泣,被浮山的风云掠走。

在虔诚的祈祷中,一月,二月,十一月,一种思念,装在春天的信笺上,我请清风当邮差,寄给您,寄给岁月,我的父亲。

厚厚的书籍,找不到关于生命的交接,唯有坚守内心,等待黎明。父亲,您记得携上泥土,驻足在家乡的脊梁上,守护孩子,守护母亲!

父亲啊,在芳草萋萋的三月,您所热爱的孩子回来见您了,而您,终将归宿在大地上。而世上的花朵,因岁月而凋谢。

愿尘世的苦,在颠沛流离中,挺过所有的黑暗。在阳春白雪的岁月,愿所有失去的,都会在春天,原路返回。愿我的父亲,从此得寓所乐,生根故里。

最难忘的一课

谢秀凤

从教三十多年,从来没有哪一节课像这节课那样,上得如此痛彻心扉,如此终生难忘。

那是2010年新学年伊始的高一第一单元语文课,讲授毕淑敏的《我很重要》。那天是星期一,从六点多钟的早读开始,接着参加升旗仪式,然后连上四节课,下完课从抽屉里拿出手机,发现竟然有一连串小弟的未接电话。我猛然惊得心跳加速:小弟在信宜中学一直担任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教学,平时忙得不开交,轻易不会给我们姐妹来电,回电的间隙,各种猜想一股脑儿填满脑洞,万没想到一个晴天霹雳从电话那端传来,刹那间,顿觉五雷轰顶:“老妈一大早买菜回到一楼车房,突然倒地,再也没有醒过来。”

乍闻噩耗,我失魂落魄地骑着摩托车往小弟家赶,只见昔日那个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的转

动,奔忙于儿女小家的老妈,已经双目紧闭,直挺挺地躺在车房门口的水泥地板上。“怎么可能呢?”我不停地问自己,前一天晚上老妈还用刚开通的教育短号和我没完没了的聊天,说等到都是教书的几个子女放寒假了,她再去镶好脱落的牙齿;看中了一件冬衣,让我周末一起去看好不好看;老家的房子如果拆旧建新,她就把平时我们给她的三万多块养老钱取出来……直到哈欠连连,被我多次催促才肯挂机。

“老妈心愿未了,怎会说走就走呢?”泪光中,端详着老妈没了血色的脸庞,“老妈子,您一定是太累了,才闭上眼睛睡一会,对吧?”这个念头,支撑着我第二天强打精神站立讲台,“倾情演绎”毕淑敏的《我很重要》——

“对于我们的父母,我们是不可重复的孤本……”孩子是父母的全部,父亲又何尝不是孩子的

整个世界?想到母亲的突然离世,读着课文,我禁不住泪流满面,数度哽咽,几近失态的反常行为令学生们惊诧不已,坐在前排的学生关切地问道:“老师,您怎么啦?”我再也管不着自己的情绪,哽咽着说:“对不起!老师想妈妈了,此刻我站在这里给你们上课,我妈正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,因为三天后才下葬,我们当老师的四姐弟谁都没有请假。”讲台下,许多学生眼圈红了,有几个女生还双手合十,泪水盈眶。“平日并不方长,行孝切忌等待,平日里我们总说没空陪伴老妈,现在想陪却没有机会了。”在痛彻心扉的情景中,我用切身体会,给学生上了文道结合的一课。

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父母是我们的靠山,是涵养我们的海洋,趁父母健在,涌泉相报,我给学生,更是给自己上了毕生难忘的一课。